

活时代
TOLIVE
影像说明一切

当代最优秀的纪实摄影
普通中国人的真实生活

你好，孩子

爱与被爱的故事

图片主编 曾 瑛 文字统筹 何贝莉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你好，孩子

爱与被爱的故事

图片主编 曾 璜
文字统筹 何贝莉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好, 孩子——爱与被爱的故事 / 曾璜主编.

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5

(活时代)

ISBN 7-5004-4488-5

I. 你… II. 曾… III. 纪实文学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6249 号

责任编辑 胡 靖 罗 晓

责任校对 陈金云

责任印制 戴 宽

装帧设计 贾海膺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3 传 真 010-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12.5

字 数 40 千字

图 片 150 幅

定 价 2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一个小家伙在电梯的扶手上
自娱自乐。

PART I

1 我的江湖

摄影 曾 璜 1



这是一群流浪在北京街头的孩子,他们大多都是因为父母离异家庭破裂,或者无法在有了继父或继母的新家里生活而离家出走的。他们不愿意回家,而且每一个孩子都能为此找出一长串理由;却又不知道自己将流向何方,只能年复一年漂泊街头……

2 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

摄影 赵铁林 16



纪明文 10 岁了,但他对别人说他只有 8 岁,因为爸爸说年纪大,不上学,很丢人。纪明文还有两个弟弟,分别是 8 岁和 6 岁,此外他还有很多小伙伴。这些孩子们的父母都是来这座城市讨生活的新移民,他们的经济力量有限,支撑时日尚且艰难,孩子们的教育只好先放一放,生存对于他们来说从来没有轻松过,不过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们依然很快活……

3 养家糊口的琴童

摄影 丘 焰 26



武汉吉庆街,是一个颇具“俗文化”特色的小街。每当夜幕降临,这里的大排档夜市就开始喧闹起来,而孩子们拉琴卖艺是这里特色中的“特色”。十多名琴童每天晚上穿梭在人群里排档间。他们中最小的只有 4 岁,最大的 10 岁,几乎都没有上学。他们晚上拉琴,白天睡觉,一日两餐,吃的是客人剩下打包回家的饭菜。拉琴一晚上可赚二三十元钱,一家人几乎就靠孩子养着。

4 知识改变命运

摄影 解海龙

36



1992年2月,一场暴雨摧毁了甘肃省渭源县聂家山小学的教室,孩子们只能眼睁睁地盼着有一间屋子再让他们上课。中国的文盲人口每天以一万多人的速度增长,其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。看到孩子们渴望上学的眼神,谁的心不是被深深刺痛?

5 家是垃圾场

摄影 吴东俊

48



我们眼前看到的一切似乎与三公里外看到的学龄儿童有着天壤之别。那些儿童穿着新衣服,唱着儿歌,背着书包走进宽敞明亮的教室,笑颜像花朵般诱人。而眼下的这些孩子,却在学龄阶段得不到任何教育,衣衫褴褛不堪入目,他们的快乐来自于垃圾场里捡拾来的玩具。有的滚着废轮胎,有的玩着没有气的皮球,有的竟然随地打起了“棒球”……总之,他们所有的玩具就像他们的生活一样来自于垃圾。

6 “违规的希望工程”

摄影 姜林伟

60



希望工程甚至在中国最偏僻的山村都盖起了学校,但似乎遗忘了离北京长安街几百米远的这个外来人口聚居区。一对外来夫妇战战兢兢维持着的简陋学校,在政府对这个问题拿出明确可行的办法之前,为一些适龄儿童提供了权宜之计。但这仍然是一所非法的学校,学校的房子足够结实,但它却比风雨飘摇的乡村教室更显飘摇,因为它时时面临被拆除、被取缔的可能。

7 沉重的爱

摄影 邓 勃

72



这是一个爱的故事，同时是一个伟大的传奇。一个女人在20年里，拾到和别人送来的病残弃婴已不少于600位，由于绝大多数是病危的婴儿，存活率不高，但一般情况下她家里都有十位八位婴儿。这位名叫劳秀玉的女人只是一位普通村妇，她丈夫长期生病，无法耕种，一家人就靠她做点小生意维持生计……

8 丢丢

摄影 居 杨

86



三岁的丢丢怎么也不会想到，当初吸毒成瘾的父母给他起的这个名字，竟成为他幼小的生命中真实写照。1997年7月17日下午5时许，北京市东城区公安民警在一套单元房内抓获了两名吸毒人员，并在堆满大量吸毒用的吸管、锡纸、天平的屋中发现了丢丢，当时他全身赤裸，双手被绑，浑身布满烟头烫痕，已奄奄一息。三岁的幼童何以落到如此悲惨境地？

9 瘾君子的遗孤

摄影 王 俭

96



郑瓦尔的五个孙子最大的11岁，最小的才5岁多，都是到上小学和学前班的年龄了，可是却一个也没有进学堂。“我一个人的退休金能让几个娃娃不饿死就算不错了，哪里有钱送他们上学哦！”郑瓦尔说起毒品与孤儿之事，禁不住连续四次流下了悲伤的眼泪。他愤愤地说：“我这一辈子最恨的就是毒品，要是哪一天遇到贩毒的人，我非杀了他们不可！”

10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

摄影 李楠 106



这个世界对盲孩子们来说，似乎永远是陌生的，他们只能靠手去触摸，靠心去感受。但对于健全人来说，对这个世界又了解多少呢？我们对许多东西熟视无睹，我们总是烦躁，总在抱怨，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。看看这些盲孩子的笑容吧，他们尽管眼前是黑暗的，但他们的笑里透出的是光明……

11 让手“开口”说话

摄影 于恒璜 118



常梦元的妈妈一直希望，有一天女儿能像健听的孩子一样开口说话。这也是她一开始就让女儿接受正规口语训练的原因。她以为通过这种教育，老师就能教给女儿发展口语能力的方法，而且希望女儿能很快和自己交谈。然而，很长时间过去了，小梦元并未顺利地开口讲话，反而性格越来越孤僻。面对连自己都理解不了的女儿，这位母亲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与苦恼之中。难道就没有别的方法，让孩子和这个世界交流了吗？

12 星星的孩子

摄影 王景春 132



“儿童孤独症”也称“婴儿期自闭症”，其主要症状是丧失了与人交往的欲望和能力。每个孤独儿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，他们自行其事，自得其乐，目光迷离，仿佛从天而降的外星人，因此他们又被称做“星星的孩子”。迄今为止，中国还没有一所专门诊治孤独症的医院。谁能帮助这些患儿？

13 傲慢与偏见

摄影 颜长江

146



这是一座很小的学校，只有一个院子，十几间平房。这里的学生有着相同的不幸，他们都是弱智儿，都遭受社会歧视乃至家人厌烦。张慧娴——这所民间弱智学校的老师——回顾十年来自己成长为专业人士的经历，说了句很有意味的话：“弱智孩子给予了我机会。”她还告诉我们：对弱智人的尊重也是对我们“正常人”的尊重，对他们缺陷的宽容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宽容……

14 一个母亲和 22 个孩子 摄影 吴正中

154



在青岛市大麦岛村有一个特殊“家庭”——22个孩子全是弱智儿。曾当过纺织女工的郭素爱是这个“家”的主人。11年前，面对突然变成弱智儿的三岁孩子，她几乎疼碎了心。在为儿子求医问药的四处奔波中，这位母亲见到许多弱智儿和被折磨得心神疲惫的家长。于是在许多人的帮助下，她变卖首饰并拿出所有的积蓄，建起了这个特殊的“家”……

PART V

15 学琴路上

摄影 余海

164



四岁的雨点家住在河北涿州，每周六由妈妈陪着到北京学钢琴。来回一趟200公里，风雨无阻。和许多家庭一样，雨点学琴是父母“望子成龙”工程的项目之一。雨点的钢琴，是一年前姥姥给买的，姥姥多少有点想在外孙女身上延续自己年轻时的追求。由于起得太早，每次回家路上，雨点都会打瞌睡……

16 唱大戏的孩子

摄影 黄 文 174



“台上一分钟，台下十年功。”这些学京剧的孩子要想成为好演员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：每天早起，压腿，“扛腰”，“拿顶”……当被问到学戏这么苦将来会不会后悔，一个不满12岁的男孩，忽闪着大眼睛说：“虽然京剧现在没什么人看，可万一将来有一天，大伙儿都喜欢看京剧，却没有最好的演员了，那可怎么办？”

17 “出人头地”的技艺

摄影 李 楠 182



学习杂技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，而这些农村来的孩子都练得非常卖力。除了课堂之外，他们在宿舍和玩耍的时间也不忘练功。他们深知三年学成后，只有优秀的学员才有资格进入杂技团，也才算得与杂技有缘。他们也像自己的前辈一样渴望走出这块土地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；而杂技是他们所能拥有的惟一本钱……



我的江湖

城市街头出没的流浪儿，现在依然继续着自己的“江湖生活”。据国家民政部门统计，目前我国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。他们既没有享受到正常饮食起居，也没有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；尽管他们浪迹城市，但却远离真正的城市生活。



1 我的江湖

摄影 曾 璜

“安徽”(右)从饭店捡来一盒剩饭与“承德”分享。8岁的“安徽”也已经在外流浪了几年。他既不说自己为什么离家,也不告诉别人曾经去过哪些地方,更不愿让人拍照。在他那头蓬乱的长发下,是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,目光中显露出对任何人和事情的不信任。

饥饿的流浪儿也经常成群结伙地在沿街的垃圾桶里找吃的。

那是一群年纪在十四五岁上下的半大小子,他们在繁华的商业区王府井大街上漫无目的地东游西逛。他们穿着簇新但稍显肥大的西装或运动服,一张张小脸上却满是污垢;他们不愿互报真名,往往以各自家乡的名字相称。

13岁的“承德”是这群孩子中的一个小头目,开口说话时便透出了他的见识广。在过去的三年里,他扒着火车天南地北地走了一大圈。“北去过黑龙江,南到过广州、福州”。现在,他和他的伙伴们在北京终日闲逛,居无定所,也没有稳定的生计来源……路人称他们为一群离家出走的流浪儿,而他们却认为自己是在他乡闯荡江湖。他们之中,也有人怀着衣锦还乡的梦想……

一、离家的缘起

这一群在北京街头流浪的孩子,多是因父母离异家庭破裂,或者无法在有了继父或继母的新家里生活而离家出走的,比如13岁的“承德”和跟他差不多大



的“包头”。

而来自吉林通化的15岁初中生张剑，则是陪着自己的朋友跑出来的。因为他的同学田磊做错了事，怕挨家里大人的罚，便逃了出来。如今，张剑因为长期的流浪生活，水果蔬菜摄入不足，已经嘴角溃烂了。

17岁的高辉，三年前离开山西大同的家，一路流浪到京。他出走是因为自己太顽皮，被气极了的父亲狠狠地吊打了一顿。他说他想妈妈，他也知道妈妈会想他，儿行千里母担忧是人之常情，但是他现在不想回去。“等再大一点儿，到时候我爸爸不会再打我，自己也能赚点儿钱了。我向我爸认个错，请他原谅。我知道全是我的错，不是爸爸的错。”

“安徽”只有8岁，但已经在外流浪了几年。他既不说自己为什么离家，也

13岁的“承德”已经在外流浪了多年。开口说话时透出他的见多识广，在过去的三年里，他扒火车天南地北走了一大圈。“北去过黑龙江，南去过广州、福州。”他还靠着拳头打出了一个头目的位子，管辖着四五个孩子。



▲ “承德”和小伙伴游荡在北京的胡同里。

不告诉别人曾经去过哪些地方，更不愿让人拍照。在他那一头蓬乱的长发下，总有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，目光中显露出对任何人事的不信任。

尽管他们的行为在旁人眼里看来，更多是不理智与冲动的恶果；然而，如果不是被逼上梁山，这些孩子谁愿意离家出走呢？

二、这就是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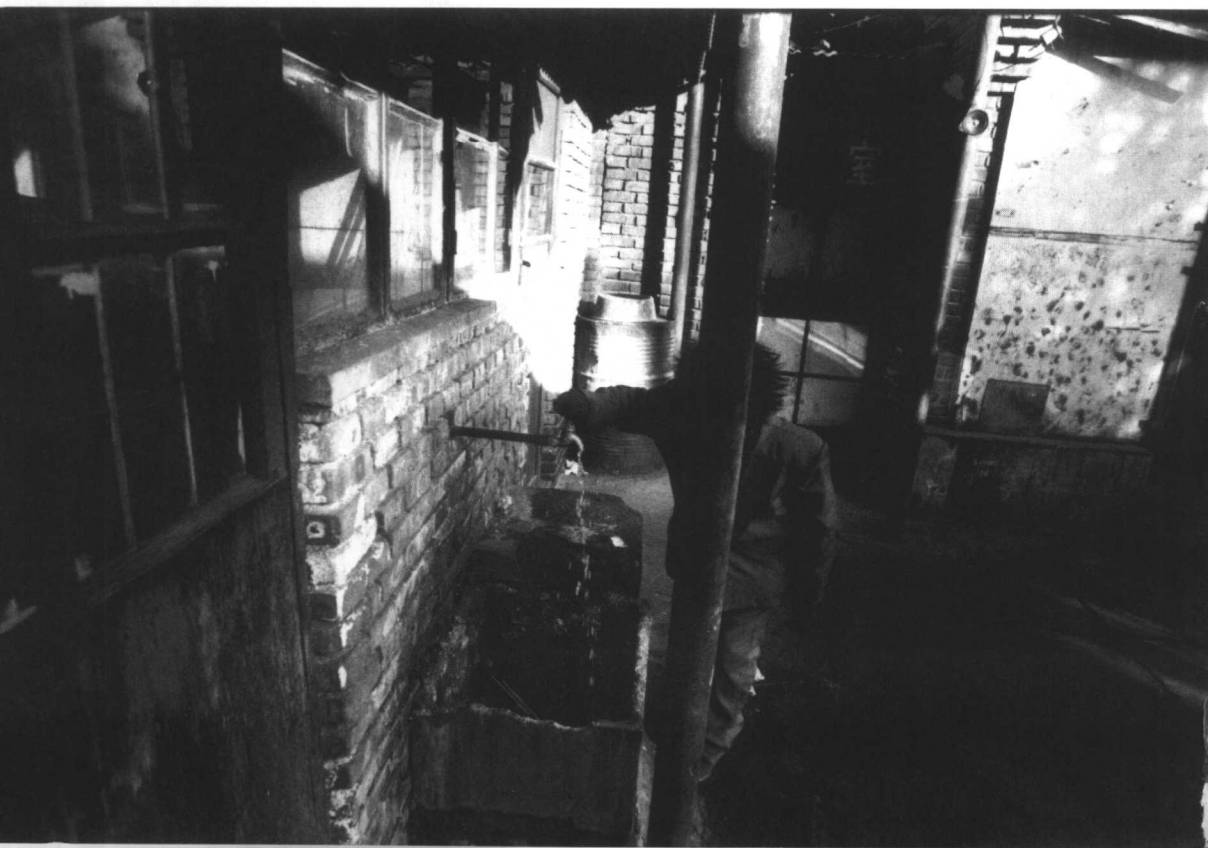
离开了自己不喜欢的家，并不意味着生活就能容易些。因为没人管饭，孩子们必须自己想办法对付“咕咕”作响的肚子。

8岁的国强每天都把自己的小脸和双手涂得炭黑，然后溜进地铁站或者列车车厢里，向旅客磕头要钱。“我知道朝什么样的人要得到钱。”国强对此已经“小

有经验”。他常用乞讨得来的钱买个热烧饼，孝敬被他称作“哥哥”的一个男孩。国强在地铁里要钱时，经常会遇到旅客骂他不学好，小小年纪就学骗钱。小国强就会争辩道：“我大哥说了，不许我们学偷、学抢、学盗窃。”小国强的“大哥”今年19岁，是一位已经在北京街头流浪了10年的小伙子，现在，他靠给运输户拉客源，卖力气挣饭吃。逢年过节，他甚至能往自己不愿回头的家里寄些钱去。

不过，能像国强和他“大哥”这样“赚钱”的孩子只是少数，大多数流浪儿都超过了可以在路边讨到钱物的年龄，但去干力气活又还不够强壮。对于他们来说，填饱肚子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方法，就是到街边的小饭馆里等人家吃剩的饭

用街边的小饭馆里人家吃剩的饭菜填饱了肚子，然后，再跑到露天自来水龙头边一通猛灌，即解决了当天的首要问题。



菜。然后，再跑到露天自来水龙头边，一通猛灌。或者趁人来个不备“顺”吃，比如悄悄蹲到水果摊边，乘小贩不留神，抓起一只苹果就跑；然后你一口，我一口，狼吞虎咽地把果子分吃掉。

在天寒地冻的时候，孩子们只能缩头缩脑地在大街上溜达。遇上好心的小饭馆店主，会在客人不多时，放他们进店在煤炉旁烤火，用炉子上水盆里的蒸汽熏熏满是裂痕的小手。如果客人多了，他们便只能又回到大街上去。等到夜幕降临，孩子们披着破旧的军大衣，在小杂货店附近转悠，等待夜阑人静的时刻。终

8岁的“安徽”已经满一幅
闯江湖的神气了。

于挨到“可以回去”的时候，他们有的从路边的下水道口钻进去，爬近地下暖气

